

社會小說 人魔

陳心吾著

第一回

樂田園老農談佃主
爭牆界市僧遇豪紳

我是鄉下一個極貧苦的人，整年的耕田放牛，栽秧割稻，不知道做了多少勞苦的事情，還要遇着豐稔的年歲，纔博得衣食無虧，若是遇着不好的年歲，還得挨餓受凍，如此一年的年過去，麻麻糊糊的我已經是八十多歲的人了，如今頭上的頭髮，和臉上的鬚鬚，白的如霜雪一般，但是我的面皮，確又黑中透紅，紅中透亮，每天天明就要穿著衣裳起來，吃飯還是吃兩大碗，喝酒還是一喝就夠半斤，走起道兒來，一天還是能走百十來里地，我這副精神，我的那些身體不濟的孫子，還不如我哩，我也聽着我的孫子們，常背着我對別人說道，我爺爺這大的年歲，還有這副精神，簡直和老強盜似的，不知道要到甚麼時候纔死哩，我聽著他們的話，我也覺得我的年歲雖老，身體也真算結實，王家莊的王老三，同我是從小的朋友，爲人能說能道，能幹得很，但是他六十歲上，就灣腰駝背，咳嗽嗷呼的，不到七十歲就死了，張家莊的張老二，少年時候，也是同我一樣的勤苦，只活到七

十五歲，也就去世了，我如今八十歲，還是不咳嗽，不吐痰，結結實實的活着，拿他們兩個死的比較起來，歲數比他們活得長，精神又格外的好，不是老天爺待我獨厚嗎，但是孫家莊的孫老秀才，他無論對着我，背着我，他總說我活到這大歲數，還這麼結實的原因，總因為我這一生的爲人，忠厚老實，向不作欺人的事情，永沒有非分的想頭，上可以對神明而無愧，下可以對鄉黨而無慚，黑天裏睡覺，魂夢都是安穩的，一點兒驚恐沒有，一點兒憂慮沒有，一味的樂天安命，再加以一生勤苦，不避風雨，不怕霜露，見天見勞動筋骨，得天地的保養，神明自然的庇佑，他怎能不返老還童，和神仙似的呢，我聽著他的話，心內也覺得有理，我一生實在是沒有對不起人的事情，一年三百六十日，也沒有有一天不是我勞動的日子，大約我這身體壯健，也就是他說的這個道理了，不然，那些使奸詐的人，何以總是死得快的多，有錢有勢的老爺們，甚麼補品也都吃得着，何以大多數又總是沒有過人的壽算呢，我如今思想起我這一生來，耕田力作，萬種勤勞，到老來，雖說是子女成行，兒孫繞膝，活到這大的年歲，也不過是鄉下一個愚蠢的老農罷了，我活了這數十年，一年之中，最快樂的事情，春天呢，也只有正月裏鄉里之中，大家無事，彼此賀個新年，

互相請了吃個春酒，暢談歷年的收穫，以及誰家生男誰家生女的瑣事，以為笑樂，夏天呢，也就是每天當着那夕陽西下的時候，插秧已畢，割麥初完，携一壺濁酒，向那榆柳陰中，趁著晚涼，痛飲數杯，唱幾句秧歌來消遣，秋天倘逢著豐稔的年歲，看著那滿田的禾稻，長得和黃雲似的，呼男携婦，割了回來，兒童欣喜，鄰里歡呼，立自家門前的平地上，打起稻來，晚風一中，聽著數里內一村一村打稻的聲音，與自家相和，到了冬天，坐享着春夏秋數月來勞力的酬報，燒牛糞取火以禦寒，煮晚菘作羹以下飯，田家之樂，至此也就到了極處了，那裏能比得上那城中富貴的人家，錦衣玉食，享盡人間樂事呢，唉，我是一個鄉下人，安分守己的活到八十多歲，再也不作非分之想的，怎麼今天也說出這句話來，因為我這一生從不作欺人的事情，也從不說欺人的言語，心裏怎麼想，口裏也就怎麼說，言語怎麼說，事情也就是怎麼做，在我的意思，既在世上做一個人，說話和做事，總應該是一樣的，事情往東邊做，不能對着西邊說話來欺人，這不獨為個人取信的地步應該如此，就是處人處世，都是應該如此的，我竟不想那些身分比我高到幾十倍的人，口裏所說的話，與他手裏所做的事情，都是完全相反的，我現在要把我所聞所見的這些人的言語

事蹟說出來，給世人聽聽，我又要問問說這些話做那好事情的人，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。列位，我是鄉下的一個老農夫，我自己一生，無話可說，不過幼小的時候，也讀過幾句書五經十三經，我是沒有見過，甚麼大學中庸，論語孟子，可也算是完全讀過了，我因此很認識幾個字，少年時期，也會有人勸我不要種田，可以在鄉下設一個教書館，教教那些農戶人家的子弟，每年所得的束修，也可以事父母，蓄妻子，如此做去，在位置上是一個教書先生，人人見了是要尊敬的，在勞力上是不動手，不動腳，整天斯斯文文的坐在學房裏，身體是舒服得很，比較那冬天穿著短棉襖，夏天披著草蓑衣，到田裏邊去耕種作活的強的多了。我當時也會被他們說得心活，但是細細的一想，總是不妥當，何以呢，那教讀本是讀書人的一種事業，那鄉下村莊裏的蒙童教讀，更是讀書人無法生活一個無聊的下場，鄉下的教書先生，雖不要好學問，但是總以通達點兒好些，我既不是讀書人，我偏要假充讀書人，去幹人家那個無聊的下場，是何苦呢，再則我雖讀了這幾本書，可以教教鄉下的小學生，但是這幾本書之中的語句，是明白的少不明白的多，我自己讀着尙且如此，我拿著去教人家，不必說更是胡裡胡塗的了，我這種不能做人家先生的人，偏要去做人家先生

，胡弄鄉下那些不識字的東家，還是小事，誤了人家聰明的子弟，不更是一件罪過嗎，所以我是—定不幹那個教讀的事情。還是以我一身的力量，去耕田而食，問心無愧的好，所以我少年的時候，人家雖曾以師位許我，我總沒有敢應，後來我立定主意，盡心盡力的，幫著我父親下田做活，再也不作那無味的妄想，因為我幼小的時候讀過幾句書，雖不識得文章的妙境，但是我也很喜歡看看文藝，不過種田的人，那有許多閒工夫，常常去看，高深的文藝呢。又不容易懂得，並且沒有明白的人指教，所以知道的也就有限了，此外又有一個特別的脾氣，我最愛聽讀書人講話，那種用文章文藝講話的讀書人，我尤其愛聽他們的談天，我每逢到城裏的人家去有事，一碰到有幾位老夫子在一塊兒講話，我一定要躺在旁邊去聽聽，有不懂的，我便記著，逢著機會，我便說出來請教人家，要人家講解明白了，纔算完事，故此甚麼讀書人講話，我都可以懂得的，甚麼文藝話，我都可以明白，我記得我五十五歲那一年，到城裏田主人家去繳租，我到他家賬房內去的時候，走到賬房門外，有家人說道，賬房先生張得三，正同一位新進學的秀才楊鑄臣老爺在裏邊講話哩，我聽說他們有人在裏邊講話，我便不好進去，打斷他們的話頭，只好站在賬房門外，等他們把話

說完，然後再進去，我立在門外，就瞧着那位新進學的秀才楊鑄臣，問張得三道，貴東秀齋先生，一向有信由任上回來嗎，張得三道，前幾天有一封信回來，信內也沒有甚麼話，倒有些淡于仕進的言語哩，又聽著楊鑄歐問道，說的是些甚麼淡于仕進的言語呢，張得三道，前邊說的不過是些現時宦途混雜的話，到末了竟說宦海茫茫，恨不得爲老農以沒世哩，我當時站在門外，一聽這兩句話，心內就立時奇怪起來，這宦海茫茫，恨不得爲老農以沒世，不就是感嘆在官場之中沒有好處，恨不得做個鄉下種田的老頭子，老死在鄉下，好教世上不曉得有這個人的意思嗎，唉，在別的讀書人，不知道官場的情形，一入了仕途之後，飽嘗世變，閱歷艱難，因而灰心仕進的，說出這話，倒還有幾分可聽，丁秀齋居然也說出這話來了，這話不是與他本來的宗旨相反嗎，不是與他祖若父的希望又大相反嗎，說到這裏，我的話真長了，我到把他做官的原由，得官的歷史，以及半生的宦蹟，略爲敘述出來，與他家信內這幾句話來對照對照哩，說起丁秀齋這個人來，這時候要是在世，也差不多有七十多歲了，當我五十五歲的那一年，他不過也纔四十多歲的光景，那時候的官職，是現任廣西藩司，是朝廷的二品大員，要說起仕途顯達的話來，四十多歲做藩司，也算

是寥寥不多見的了，提起他的進身來，又算是一個捐班出身。升到這個地步，更是不容易，要論到他的學問，也曾聽見那些讀書的老夫子品論過他，說他的學問實在淺的很，不過他的爲人，外表很是漂亮，應對進退，非常的靈俐，遇到事情，主意也多，口詞也非常的能說，學力文章這一道，那些老夫子是不敢拿個好字去恭維他的，因爲他的位置大了，所以那些縉紳先生的耳目中，都有這個人，談天的時候，往往談着他就是了，論到他的家世，他父親就是一個富商，他祖父也是一個經營商業的人，本非簪纓世胄，科第名家，他的祖父丁振琳，自幼在南京城內做生意，中年以後，很積蓄幾個錢，到了他父親丁維崧，又是在貿易場中很有本事的一個人，同著他祖父在南京經營了十餘年，賺了不少萬數，丁振琳，想到自己年歲老了，手中也還豐富，就想帶著兒子媳婦及一家的眷口，回歸故鄉，一則因爲南京是個通都大邑的地方，人心不免偏于險詐這一方面的多，早就不願意在那裡永久住家，再則又因南京省會是一個官僚會萃之所，自己雖然有錢，確是沒有勢力，住在那裡，難免不受人家欺負，要想置買房屋田產，也是不容易，三則自己上輩子的墳墓，又都在老家鎮江府丹徒縣城外，再回思幼小時候，家內一貧如洗，身上穿著一件破藍布大褂子

，到南京三山街聚興祥綢緞舖裡學買賣，不過想圖著將來能有個布衣飽飯，也就不錯了，誰知道到了晚年，居然也發了好多萬數的財，兒子又能幹，自己竟是一個富家翁老太爺，享現成福了，這時候不歸故鄉，未免辜負了少年的一場辛苦，於是同兒子商議定了，將一家的眷口及所有的家財，全數攜回鎮江府城裏來，置了一所舖面，就在城裡開了一個大綢緞廣貨舖，字號叫個裕豐，不到幾年，財上生財，家私益發雄厚了，置買田地房產不少，嗣後又在城裡買了一所廣大的舊住宅，重行修蓋，廳堂客屋，煥然一新，那是不用說了，因為後邊有塊空地，又利用那一塊空地的形狀，蓋了一所小小花園，栽花種竹，以為消遣之場，又為譙集佳客之所，丁振琳老太爺無事的時候，又以此為頤養之地，一個尋常買賣人家，爭到這樣，實在也是不容易了，丁振琳老太爺，自然是心滿意足的來享這老福了，誰知道這花園第一天落成，第二天就有人來把這花園的東牆拆了。

第二回

作東主抽頭聚賭
跪西賓望子成名

丁家好容易蓋的這一所嶄新的房子，怎麼無故的有人家來把牆給拆了呢，因為他這所新房子的東邊，住有一位芳隣，姓胡，單名一個斌字，這人在鎮江府城裡，是大大的有名

，金錢本來不少，勢力又是通天，只有他惹人家，沒有人家惹他，要是提起這胡斌的來歷，本也教人可驚可怕，他從小時候，原是一個市井無賴，一錢沒有的窮光蛋，後來流落在湖南長沙城裡，販賣鮮魚鮮筍，不知道他怎麼也學起好來，積蓄了幾十塊錢，認識了一個捐局委員的長隨，他就在這幾十塊錢上的力量，同這捐局委員的長隨就密切的很，不知道怎麼帶偷帶摸的弄了一個候補巡檢的執照到手，他就此便大吹特吹充起候補老爺來，在長沙城裡租了一所很大的房屋，門口貼起丹徒胡公館的條子，門房內也有好幾個當差的，前院裡也擺着四人官轎，在外面看起來，人家只知道是一個候補老爺的公館，其實他在裡邊招了一羣私娼，引誘省城裡一班好嫖好賭沒品行的候補州縣，甚至連候補府道都有，整日的在他屋裡，開烟燈，設賭局，他便從中大抽其頭，日子久了，一班無聊的候補州縣，同他成換帖弟兄的也有，成莫逆至交的也有，布政司按察司府道各衙門，他沒有一處不通聲氣，後來連撫院的消息，他都沒有有一點兒不知道，從此不獨地方官沒人拿辦他，並且他的聲勢日大，由巡檢改班累捐到候補知府，出入俱是官轎，一樣的豪奴俊僕，隨從如雲，市民都稱他爲胡大人，但是背後又呼他做胡大忘八，他這樣亂七八糟的，在長沙居然弄起十

幾萬銀子來，過了幾年，也合該他要倒運，長沙城裏，忽然來了一個講究道學辦事雷厲風行的巡撫。未到任之先，就知道長沙有這們有名的一個胡大忘八，一到任就面諭長沙縣拿辦，胡斌得了這個風聲，嚇了一跳，打算三十六着，是走爲上着，忽忽忙忙的連夜逃走，幸而他的神通廣大，所有的錢財，一個沒有失落，從此就回到鎮江城裡，也充起鄉紳來了，專門結交官府，武斷鄉曲，他既有十幾萬私財，神通又廣大，地方上那些沒氣節不正當的鄉紳，又去附和他，正人君子雖是瞧着不順眼，但也無可奈何他了，而且歷任的鎮江府丹徒縣，又沒有一個不被他連絡得極好，這樣一個赫赫有名的大人物，做了丁家最接近的芳鄰，丁家還愁沒有好處嗎，所以花園第一天剛蓋上，第二天牆就給拆了，人家問他爲甚麼要拆丁家的牆呢，他說丁家花園的牆，侵佔了他的地位一尺五寸，人家又問，事前爲甚麼不告訴人家，等到人家把牆造好了，然後在拆人家的呢，他說他的老契不在家，因爲上年有件事情要這老契呈驗存案，到今天這老契纔由丹徒縣裏領了回來，先前丁家佔地不佔地，還不能斷定確實，等到契拿回來，查看明白，纔知道丁家果然佔了寬一尺五寸長四丈二尺，一塊地面，所以今天給地拆掉，這話明明是故意欺壓人家，給人家沒臉，使人家怕

他的意思，要是丁家當時認個晦氣，請出人家來向他請求，送他幾個錢，自家麻麻糊糊的還照舊樣把牆砌上，也就沒有事了，無奈丁家自恃理直氣壯，一定同他拿出老契來據理力爭，兩下各執一詞，相持不下，就在丹徒縣裡告下狀來，但是丹徒縣知縣，同胡斌是接近的人，無論丁家如何的告法，如何的有真憑實據，確總是丁家沒理，這官事打了一年，結果丹徒縣判斷出來，認丁家爲有意侵佔，着將地址讓出，于自己界限內將牆壁自行起造，丁家受了這個判斷，自然是不服，遂到鎮江府上控，鎮江府批飭丹徒縣查覆，在前的時候，是凡打官事的，有句俗話，底頭文書硬似鐵，就是無論你如何的有理，縣裏已經成立的判斷，是不容易推翻的，況且鎮江府知府，同胡斌又是有連絡的人，當然也是不能讓丁家把理說了勝過去的，于是這件官事，由丹徒縣打到鎮江府，由鎮江府打到常鎮道，再往上去，按察司布政司江蘇巡撫兩江總督各衙門，都告到了，金錢花去成千成萬，工夫費了三年五年，丁家雖是有錢，無如胡斌手眼通天，總不讓丁家佔着上風，一氣幾年下去，府道雖也會親提審訊，終沒有一個確實的判斷，丁家房屋是蓋的嶄新，花園雖也花木齊全，無奈那一塊牆總是沒有造上，可憐丁振老太爺，因此氣的老眼昏花，心中常不自在，老是有

一塊東西在心口上梗著似的，時時的恨著自家枉有這注錢財，沒有人在外邊做官，在地方上沒有勢力，以致被人欺負，常常的抱著秀齋說道，你爺爺，你父親，爭得這份家業給你，你無論怎麼樣，將來必須好好的讀書上進，爭得一官半職，代你爺爺你父親出這口氣，就不枉慣養你這一場，這時秀齋纔五歲，他那裡知道這裡邊有無限痛苦和無限怨恨呢。

丁振琳老太爺因這一件官事，時時的氣悶，丁維崧雖是無論如何的不服，但總是無法爭過這一口氣來，眼見這件事情，經年累月，老不結局，胡斌一天不死，就不用想有爭到勝利的一日，因此也就聽親友的勸說，服從鄉里中幾位縉紳的和解，丁家花園的東牆，算是佔了胡家長四丈二尺寬三尺的地址，由丁家備價收買，議定價銀六十兩，胡家事前沒有招呼，突然的折牆，現在起造這東牆的費用，當然由胡家賠償價銀三十兩，兩下和平了結，嗣後各守地址，兩無纏繞，這個結果，在胡斌總算讓步，他也因為丁家倔強不撓，鬧到末了，也沒有甚麼大意思，有人這樣的調停，他的面子總算十足，在丁家這一方面，無故的錢財花去若干，一個真正的理由，終沒有爭到，而且這花園的東牆，倒坍著幾年，不得完整，被千人指摘，這口惡氣，實在難忍。丁維崧也深恨自己沒有讀書，沒有能出去得個一官

半職，誇耀鄉里，雖是銅臭有靈，總是被人欺侮，所以也指望等秀齋將來出類拔萃，好得個一官半職，也不枉有這一份家業，所以秀齋到了七歲的時候，他家便請了一個很有文名的老夫子到來，做秀齋的先生，希望把他教讀出來，側身顯要，光大門庭，那位丁振琳老太爺，更是眼巴巴的望著，恨不得這孫子立時進學中舉中進士入翰林纔好，丁家請到這位老夫子，是揚州的一個名拔貢，姓毛，單名一個瑚字，號叫海珊，丁維崧自從請了這位海珊先生家來，對於先生的那分恭敬，可算是世所罕見，先生每年的束修，足庫平銀二百兩，三節的贊敬，每節二十兩，連同束修按節奉送，是不用說，先生一日三頓的茶飯，是他的太太親自到廚房內過過目，不准廚子忽略一點，逐日午晚兩餐，總是八盤六碗，先生吃飯的時候，是用一張極平淨的棹子，掛著棹帷，先生一人上坐，教他的兒子帶等一個僕人，在旁邊伺候先生用飯，每日的飲食，除了飯食點心之外，連人參燕窩都預備著，這還不算甚麼，最恭敬無比的，是每月逢朔望兩日，先生用飯，他必到先生面前跪著，午晚均是如此，又因他跪在前面，恐先生吃的不安，故在先生吃飯的客廳對門，立著一個插屏，他就這插屏後面，對著先生的棹子跪下，一直跪到先生飯完之後，他纔立起身來，到內

室裏去，在從前科舉時代，雖說尊師須必恭必敬，但是那有恭敬到這個地步呢，不用說世間的孝子對着生身父母，沒有這樣，就是最迷信的人，敬禮神明，恐怕也不過如此，這樣至誠無偽敬禮先生的東翁，實在是古今絕無僅有的了，按他的這一片至誠，所以出來的緣故，無非是望子成名的心盛，但是他對於他的兒子，雖抱著絕大的希望，無奈他的兒子却不十分爭氣，這秀齋幼小時候，行動雖是靈敏。一到了讀起書來，他的聰明就不知道那裏去了，由七歲到十一歲，已經讀了四年書的小孩子，依舊連五個字的對子還對不上來，這種愚笨的孩子，教人聽著也是沒有很大的希望了，他的祖父父親，俱是外行，看著他孩子還小，尙不見得失望，他的先生確是大大的着急，一則受了東家這分恭敬，不把人家的孩子教道出來，問心實在對不起人家，再則倘不把這孩子教出點兒道理來，也埋沒了自己一世的才名，所以他對着這位學生，是十分的用心教授，丁振琳老太爺對着這個孫子，又是希望，又是痛愛，沒有事情的時候，時常到先生書房裏看看，既看着孫子用功，又陪着先生談天，自己也借此消消遣兒，但是他在這個時候，已經七十多歲的人，前幾年因為胡家那個官事心內抱着許多不痛快，上了年歲的人，自然是經不起憂忿的了，後來身體就一天

一天的不好，時常三日風四日雨的生起病來，到了秀齋十三歲那一年的十月裏，就一病不起，竟與世長辭了，臨終的時候，是諄諄的囑付了維崧，務要把他這個孫子培植成人，又把秀齋叫到面前，拉著他的小手，說道，你爺爺今天去世了，活了七十多歲，沒有別的缺處，就是少個子孫榮貴，我的乖乖兒，我死後你要好好的聽你父親的教道，先生的訓誨，將來一舉成名，那時候我雖死在九泉，也要快樂不已哩，說完這話，就撒了秀齋的小手，一瞑不視的與家人長別了。

第二回

財可通神名題蕊榜
官星照命初縮花封

丁振琳老太爺既經去世，家內自然是忙忙碌碌的辦理喪事，及喪葬完畢，丁維崧對於舖子裏的經營，家務的照管，當然是照先前一樣，他又是一個有本事的人，前此同胡家打那一場官事，雖是耗的金錢不少，但是他舖子裏的生意，是蒸蒸日上，銀錢同水似的滔滔的總往他家流了進來，他家既是才雄一方，別的事都不須留意，仍然是以秀齋長大成人，及時榮貴，為一個最大的問題了，無奈秀齋到了十四五歲，文學依舊沒有進步，把這個毛海珊先生幾乎急的要死，他日夜思想着，這個學生，用甚麼法子來教他纔好呢，想來想去，

總是沒有主意，要是功課加緊點兒嗎，又恐把他逼出病來，鬆點兒更是不成，不鬆不緊，他又總不見進步，這是怎麼一個辦法呢，想了好幾個月，沒有善法，他于是用心細細的察看，又拿各種的文藝來試驗他，看他的性情，到底是與那一種的文藝相近，說也奇怪，秀齋見天讀着八股古文，總不見有些興味，他一見了那些尺牘說帖及各種文牘，覺得有意思的很，先生講說著，他聽著也津津有味，比較聽講那些八股古文，好領會多了，這位毛海珊先生，一見了他這種性情，便嘆了一口氣，自言自語道，丁東翁，丁東翁，非是我不代你盡心，無如你這位少君，是天生一個吏才，要想他以科第起家，是萬萬做不到的了，只好將來向宦途上去發達吧，這也是府上的祖德宗功所限，我也沒處盡力了，我現在只有秉着我的良心做去就是了，這位毛先生從此就不專教他作八股，倒反把那些雜七雜八的公牘收羅了來，好提起他的興味，等到他興味好的時候，就拿八股古文來引誘他，等到他古文八股讀的沒有意思的時候，又拿各種公牘來引誘他，這真是從前科舉時代教學生絕無僅有的法子，科舉時代的老夫子教學生，無非是教學生死念，念不上來就打，所以在這個時候，文章做得好的人，在上等的天資，是他的本能，不須用甚麼功，略為涉歷就行了，中等

的天資，是慢慢的逼着領悟出來的，那循循善誘的話，不過是老夫子們的一句口頭禪罷了，所以從前科甲出身的老先生，多半是迂拘腐敗，不達世情的多，不然科舉怎麼不是造就人才的盛事，是一個毀敗人才的頑意兒呢，要像這位毛海珊先生這種教授學生的法子，在古昔時候，實在是不可多得的了，毛先生一面用這法子教授他，一面乘着機會向丁維崧說道，令郎天性伶俐，就是讀書的悟性上差一點兒，將來廩秀的小功名是靠得任的，如想再往上去，那就要看他自己的福分了，依我個人的意見看起來，令郎確是一個大大的吏才，以他的文章，科舉中不能十分發達，以他的才具，向宦途中周旋，確是很可以得意的，將來廩秀這一步，都在愚下身上，東翁僅可放心，以後遠大的前程，東翁還是另想別法的好，不可埋沒了他，丁維崧聽了這話，繃着眉毛道，老夫子說這話，莫非是小犬實在不足教誨早些代他捐納的意思嗎，不怕老夫子見笑，寒舍讀書人少，小孩子無大出息也就罷了，但是總要望他把文學磨練出來，若能微幸成名，不獨寒舍之光，老夫子也與有榮焉，倘若不能上進，是寒舍的福鮮德薄，也就沒有法了，還求老夫子不憚煩勞多多的指教小犬纔好，毛先生答道，東翁說那裏話來，愚下受府上特別的厚待，對於令郎，無有不盡心竭力，

而且愚下既在府上，與令郎有師弟之分，也沒有不望令郎置身青雲的道理，但依愚見看來，令郎天性活潑，不甘受制藝的束縛，如果早點兒在宦途中閱歷閱歷，定然要一帆風順的，府上雖說讀書的人不多，然而令郎能掛名學藉，將來宦途得意，也不能說他不是讀書人了，況且位列三台，自然門庭改換，又何必躍登龍門，纔算身價十倍呢，我們將來再從長計議吧，當時丁維崧聽了毛先生這一番話，也覺得有點心活，毛先生既向他的東家發表了一番意見後，他還是用他的法子慢慢的教授下去，到了秀齋十七歲的時候，毛先生也就教秀齋出去應考，考試的名字，就用了原來的學名丁俊良三個字，當時鎮江府丹徒縣兩衙門閱卷的師爺們，沒有一個不知道毛海珊是揚州的一個名士，又沒有一個不知道這丁俊良是毛名士的門徒，大眾看到這本卷子，都記起這段淵源來，不好意思不取他，不過卷子上寫的文章，實在不好，要想高取他，也是不能，于是在這府縣考的榜上，秀齋雖不得高取，總還掛個末尾，到了院試，碰着學院有位閱卷的先生，是毛先生同年的拔貢，海珊事前得了這個信息，便同東家商量，花了幾個運動費，通了個小小的關節，臨時又教丁秀齋一些秘密，這一案居然也就進了學了，秀齋父子，自然也很得意，從此丁維崧這個銅臭人家，忽

然間也改作書香門第了，這個秀才，在丁家算是得的很容易，在毛先生確是費了番大大的苦心了，要是說起來，以丁家這個人家，要想法子弄個秀才，不要花個幾千銀子嗎，所以然這樣容易的緣故，自然也是恭敬毛先生的一番結果，秀齋既進學之後，還是把毛先生請在家裏，丁維崧對着先生那番恭敬的誠意，照舊不衰，不過每月朔望在插屏後面跪著的那件禮貌，早被毛先生知道說免了，秀齋到了十八九歲，自然照例應試秋闈，但是接連兩次秋場，總是沒有中得舉人到手，丁維崧心下著急，又同毛先生商量，毛先生道，愚下早就說過，令郎這個筆下，秋闈得意，是很不容易的，東翁既一定要得個科第，就要想別的法子了，不過到手之後，科名上的進身，也就到此為止，不必再設法前進，免得願大生災，弄出別的岔兒來，丁維崧也點頭應允，于是就在秀齋二十五歲的那一年，毛先生就同他一同到了南京，找着南京有名的一個科場老槍手程伯周，代做這一次，秋闈三場的文章，言明包中價銀實收五千兩，事情說妥當了，秀齋入場，只照抄了幾篇文章，到了榜發出來，居然丁俊良三個大字，又題到蕊榜之上了，秀齋既中了舉之後，自己知自己文學不能過人，也就不想在科名上求進步了，丁維崧對於他這個兒子，雖是野心未死，無奈下了兩次北

聞，總是沒有會着進士，兼之又聽了毛先生的話，也就不敢再生別的妄想了，只希望秀齋將來再在官途上有一番大進步，自己得個大大的封典，就不枉少年跟著父親中年獨力經營這一番創業成名的辛苦了，從此又盼了好幾年，秀齋以大挑知縣，分發山東丁維崧雖是慮著他年紀還輕，世途上尙欠老練，一旦做親民的官，有點兒不很放心，但是盼他陞官的心盛，自然又望他早早的到任了，于是不惜錢財，一味的任著秀齋揮霍，秀齋官途手段，天然的靈敏，又加以金錢就手，到省不滿一年，就委署了山東濰縣知縣，喜報到了鎮江，丁家一家歡喜，自不必說，那些賀喜的親友，每天總來上好多，從前鄙薄他家，不願意同他家來往的人家，這時候也恭敬起來，就是以前同他家作對頭的那個胡斌，這時候又掉過頭轉過臉來，同他家攀好了。

第四回

仕版出茅廬心猿未壞
縣衙作金屋牝鷄司晨

丁秀齋到任之後，對於民事，到也很勤快，因從小受了毛先生的一番教導，公體也熟，批幾個批示，下幾個堂斷，往往不假手於幕僚，自己拿起來就辦，這也是少年心性的好處。就是折獄的才幹，雖不能算十分明斷，然而也不甚胡塗，所以到任三月，地方上的紳

士百姓，都以為這個縣官，雖是年輕，他的才幹，倒算得一個能吏哩，唉，在前清時代，做官的那裏要甚麼大作爲嗎，不怕你年紀輕，閱歷淺，只要放着胆子敢做，運氣再好點兒，不碰到過于煩難的事情，平常的小事，自己處斷得不十分胡塗，遇事勤快一點兒，這樣做下去，不到幾個月，那百姓自然歌功頌德了，這也是中國的人民，迷信官僚神聖讀書萬能的一個心理，其實又有甚麼大不了呢，假使秀齋一直的照此做下去，雖不能上得循吏傳，他的官聲，確也要聞于上峯，無如他生平爲人，最是好色不過，他初到山東省城候補，就花了一千兩銀子，在窩子裏討了一個妓女，做他的姨太太，這個妓女的名字，叫作吳月香，人長的雖有幾分姿色，無如風流放蕩，妖艷無倫，少年血氣未定的人，沒有不被他惑得神魂迷亂的，秀齋在省城內既討了他，終日的就纏着他歡笑，倒是月香時常勸他想法子，早點兒得缺，他纔去四處寅緣，月香也替他幫忙，因此不多時就得了這個署缺，他一到任，不消說這月香的兄兄弟弟，母親妹妹，一家子都隨後跟著到任上來了，秀齋初到任的時候，是第一次初出來做官，下車之始，到也覺著新鮮，事無大小，自己都親自去問，親自去辦，就是幕友替他辦的事，他也拿著瞧了又瞧，以後日子久了，一到三四個月後，

就覺得有些厭倦了，批示也隨便幕友批去，堂斷也隨便幕友做去，他每天到簽押房的時候，胡亂畫些公事，就到後面同月香取樂去了，逐日晚晌，檢幾件要緊的案子問問，不關緊要的，胡裏胡塗的斷一斷，就退堂了，他同月香幾乎一時分不開似的，這月香自然是由寵生驕，由驕生潑，一天一天的比他利害起來了，月香的那些兄弟弟弟初跟着到任的時候，是因為纔出來，又因為才到一個新地方，人地生疏，還沒有放肆，日子久了，自然也招謠起來，在外邊包攬詞訟，橫行霸道，甚麼事都做出來了，一個知縣衙門，到了這個樣子，那有不日見糟糕的呢，這知縣的官聲，那有不一天壞似一天的呢，所以到任六個月以後，那三月前愛戴他的百姓，現在也怨怒起來，三月前敬服他的紳士，現在又背著他謾罵起來，地方如此，上峯具有耳目，豈有不聞見的道理，就不發生特別的事情，他這個官已經不穩了，何況又鬧特別的笑話呢，秀齋既讓月香驕縱慣了，一天一天的比他還狠起來，自然是漸漸的狠上頭了，加以秀齋同月香在閨房之中的那一種玩笑，越鬧越不成樣兒，月香要扯他的耳頭，伸手就扯，要撕他的嘴，舉手就撕，要拉他的小辮子，一手拉過來還不算，還要把他的腦袋捺低下來，按在他的袴褶底下，他同月香鬧到這個樣子，不獨全然不知改

中華民國廿四年十二月廿五日收到

呈



悔，反更以爲樂，有時候同月香鬧玩笑，彼此鬧了惱起來，月香就要抓住他打，他便往簽押房內跑去，月香不能追出來抓他，無處出氣，走到裏面，竟打他的大帽子由帽盒內取出來，連翎頂一塊兒納到他的馬桶裏邊去，秀齋並不借此正顏厲色的申斥她，還是一味的同他嬉皮笑臉，他衙門內的幕友，沒有一個不知道他同月香這樣的不成體統，甚至連衙門外邊都傳揚出去，大家總瞧他這位姨太太，早晚總要出事，估量他這個頂戴的壽命，也不長了，一天晚晌，也是合該有事，秀齋正在後邊同月香玩笑的時候，家人來催著秀齋升堂，秀齋也怕有甚麼要緊的案件，聽着家人催促，就急急忙忙的穿了一件馬褂，帶上大帽，由裏面出來，坐到堂上，打開宗卷，偏偏湊巧，頭一件案子，就是張木森同李培林兩家賴婚的事情，這張李兩親家，張是女家，李是男家，當初兩下指腹爲婚，那時候兩家的門戶財產，都很相當，及至兩家的男女長大起來，李家屢次遭了不幸的事情，門戶日漸衰敗，後來窮的連飯都沒有得吃，張家一面將女兒許給侯姓望族，一面與李家賴婚，李家抵死不承認，因此打起官事來，張家知道他的理由不正當，遂拿出金錢來託人找着月香的兄弟，買通了月香，教月香包贏這個官事，准送月香銀洋一千元，月香一心要得這一注錢，也

早已把這件事情對着秀齋說過，秀齋已經答應，不過這件案子，還沒有審問，他那裏把這事一定放在心上，當時不過點了點頭，預先既沒有想個法子，臨時又沒有審這個案子的準備，不意這天坐到堂上，頭一件就是這個事情，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打開案卷，就按名傳人，平常時候，秀齋訊案，月香並不跟到屏門後邊來看，這一天因為秀齋同他正鬧着，他見秀齋急急忙的出來，疑惑有特別要緊的事，秀齋往外面走，他也在後面跟着出來，跟到屏門後邊，便不好再往前跑，只得立住脚步，透着門縫，對堂上瞧了一瞧，心內也想聽他今天訊的是些甚麼事情，誰知他不聽還好，他一聽偏偏的就是他要得人家一千銀洋的一件事，他看着秀齋把這件事訊來訊去，雖要袒護姓張的，無如姓李的理甚正當，這李培林的口詞，又很利害，秀齋竟辯他不過，看着這件事的勝利，非斷給姓李的不可，月香深怕這到手的一千銀元拿着不着，心中無名火起，不知從那里來的氣力，逕自跑到堂上，抓住秀齋的辮髮，由公坐上把秀齋拉了下來，往後就拖，這些跪在堂上受審的人，以為是由裏邊跑出來一個狐狸精，把縣官抓去了，兩旁的差役，雖全都知道，起初也是嚇了一跳，隨後大家鬨堂一笑，這些受審的人，纔如夢初醒，一個個都爬起跑了，這件笑話一鬧出來，不

中華民國廿四年十二月廿五日收到

呈繳

獨濰縣城裏大街小巷的百姓，沒有一個不知道，就是城外的窮鄉僻壤，不多時也都傳到了，再過幾天，不獨濰縣百里以內的人民全知道，連隣縣的百姓，都紛紛的傳說這位丁大老爺，在堂上訊案，訊得好好的，忽然被小老婆由公堂上拖到內室裏去打了一頓，這個風聲傳揚遠了，上峯豈有不知道的，再加以那些受過丁秀齋冤屈的百姓，都乘著這個機會，拿著這個把柄，紛紛的到上憲衙門把秀齋告了下來，丁秀齋也因為這個跟頭栽大了，當時到了後面，氣的暴跳如雷，連家人帶老媽子一齊叫了進來，把月香捆起來，打了一頓，立時又把他一家子連同月香鎖在一處，一並押解回籍，在丁秀齋對於這件事，已經算辦的有果斷了，無奈為時已晚，這時候不論怎麼辦，也是來不及了，兩個月後，上憲的公事就到，丁秀齋的官職，是一革到底，連舉人都給他勾消了，幾個字的考語，是荒淫昏聩，立即革職，永不許用，丁秀齋接到這個公事，自然是後悔無及，但事到如此，也是無法挽救，只得趕辦交代，交印離任，帶了幾個家丁，同著幾個幕友，一路垂頭傷氣的向濟南省城進發，到了濟南，幕友都各奔前程去了，他只有同他的家丁權且找了個地方住下，再作打算，丁秀齋這知縣既被參革之後，他便寫信告訴他的父親，自然是不敢說他這個官是被姨太太關掉了的，只說因為自己

年輕，性高氣傲，到任之後，因為地方上的事情，得罪了地方上幾個紳士，地方上的人們不滿意他，無故的遇事生風，把他的官硬告掉的，他在家信上這樣說，他左右的家人，他又一一的關照他們，不許往家鄉走漏一點風聲，所以他幾個家人代他瞞得像鐵桶似的，家鄉誰也不知道他的這個源委。

第五回

江紳士受冤歸地府
丁太守枉法去皇堂

他父親丁維崧在家內接到他這一封信，只急的搓手蹙腳，抓耳撓腮，想自己的平生心血，算是盡用在這一個兒子身上，好容易把他攀到這個地步，他却少不經事，初出茅廬，就鬧了一個革職，這却怎麼處，思想了數次，如何想得別的妙法來，後來想到事已如此。徒召急也是無濟于事，還得想個法子謀恢復纔好，又慮他的兒子年少性強，恐怕因這個事情要急出別的不好來，因此自己想到山東走一朝，去看看他的兒子，順便也可想想法兒，繼而又想着自己的家事。不容易分身，再則自己對於官場中又沒有一個熟人，就是去了也不見得想出甚麼法子來，左思右想，也只有寫信去問秀齋他以後是個甚麼打算，反正要多少銀子

中華民國廿四年三月廿五日收到

呈繳

家內照數匯兌去就是了，這時候丁維崧手內有的是錢，只要官能覆起來，要花多少錢，儘可拿出去，是絲毫不吝惜的，秀齋得了他父親這封信，胆子便壯起來，只要有錢，就好辦了，自己在外也做了這一任知縣，官場中多少都認得幾個人，夤緣奔競的手段又不讓人，有錢到手，買個階梯出來，不患不歷階而升，達到他所最希望的地位，不過他原來的知縣參革的時候，那幾個字的考語實在是太利害了，斷語上又是永不許用，這種成案，年代不久，就想把他瞞起來，用別的話來開覆原官，當然是事所難能，並且原來參他的上憲，也沒有換人，這事如何能辦到呢，任他多麼能幹也是不行，秀齋也明知如此，只有等他的父親回信到來，信上能說給他款子，他就好從此另起爐灶，因此他一得到這封回信，立時便覆了信，陳訴以後的辦法，向他父親要兩萬銀子，丁維崧接到覆信，照數匯了兩萬，秀齋便由濟南輦金入京，把自己的原名不用，改名丁俊傑，又把年貌略爲改了一改，捐了一個候補知府，用了點兒小手段，就立時指省分發湖南，他到了湖南之後，又極力的一運動，不多時居然署理常德府知府，一個革職永不許用的知縣，花了兩萬銀子，挪了一個地方，轉瞬間又一應出守了，官場如戲場，這話不是實在的嗎，秀齋既做了皇堂太守，他那個寡

人好色的本性，自然又勃發起來，雖是上次因爲吳月香栽了那麼大的一個跟頭，無如俗語說得好，江山好打，秉性難移，他這一個人，教他做官，如何能靜坐衙齋，自甘恬寂呢，所以這一次臨往常德的時候，又在長沙物色了一個民間女子，帶到任上，這女子的娘家姓趙，長的姿色，不用說是很有幾分人才的了，跟了秀齋之後，又是得寵的很，到了常德，公餘之暇，當然是消受這位趙氏姨奶奶的艷福了，這位趙氏，有個哥哥，名字叫著趙必正，一向沒有正業，秀齋到了常德，這趙必正也就跟著同來，因他妹子的力量，秀齋派了他一個收發的事情，按說這知府的官職，地位雖然比知縣高，但不是親民之官，自然沒有那些煩瑣的公事，盡是承上接下例行的事多，考起實在來，例如知縣好做，只要有幾個好幕友，替他把公事辦得好好的，儘可拱手無爲，學那政簡刑輕的故事，無事是不容易參革的，秀齋這時候雖是整日的不問事，卜晝卜夜的享那趙氏姨奶奶的艷福，也是不妨事的了，只是一件，天下事總怕湊巧，那怕再沒有事呢，要是合該有事，也竟合從天上掉下事來，趙必正自從在秀齋面前得了個收發的差事，他那種洋洋得意，是不用說，自己又仗着是知府的小舅子，自然是遇事胆大起來，又確好秀齋到任的第二年，常德府大庸縣出了一個很

大的案子，這案子的犯人，被人家告的是個謀害親夫盤踞家產的罪名，說起這個事情來，也很奇怪，謀害親夫的這種事，是出于小家的多，大家是很少見的，不想這回出的這一件事，確在一個好好的人家，這個人家姓江，主人單名一個逵字，是大庸縣有名的富翁，這江逵少年的時候，也曾讀了一氣書，得了個秀才的功名，又中了副榜，本想出去做官的，後來因為家中人丁寡少事很繁，也就沒有實行他的志願，由副貢捐了一候補知府的職銜，在大庸地方上當然是數一數二的紳士了，年紀到了四十多歲，所生只有幾個姑娘，並無子嗣，到了五十歲上，正室夫人又因病亡故，隨後就娶了姓方的一个衙書人家的女兒，作為繼室，這位方氏娶家來的時候，年紀纔二十多歲，姿容妖艷，性情淫蕩，江老先生娶他的意思，完全是看中他的顏色，犧牲門第身分，把他娶了家來，不到七個月，居然生了一位少公子，外邊人的議論，就不用說了，偏偏方氏生了這個兒子之後，還不到三年，這位江老先生，就得了一個暴病去世了，因此江姓的族人對着方氏大施攻擊，說方氏在家內待字的時候，聲名早已不好，及到了江家，又是時常回到娘家，做出許多不好的事來，方氏生的這個兒子，非江氏的骨血，固然無疑，江逵死的這個病症，又大不明白，其中顯有不法

的行爲，于是又有族人竟指明方氏在娘家未出閣的時候，就同他父親的一個學生有曖昧的事情，這江姓的族人，半爲江達死的不明，要求個水落石出，半爲這兒子斷定非江達親生，又有個異姓亂宗的大禁，因此就在大庸縣裏，把方氏告了下來，大庸縣知縣審訊了數次，實有可疑之處，驗了江達的屍身，既有中毒身死的痕跡，又見江姓族人指爲姦夫的那個張政，確是少年俊秀，又整年的在方家行動，與方氏實有曖昧嫌疑，但審訊數次，人犯確無實供，江姓族中雖然人多，指告的事實，是的確可憑，無如方氏的父親兄弟，俱是公門中人，那個姦夫張政，也是狡猾異常，故此這個官事，雖是打了一年，確不能定罪，江姓族衆，遂歷次上訴，藩司按察司均批飭常德府親提審訊，這個案的一千人犯，當然是押解到常德府來，不想第一次過堂審訊的時候，秀齋心內就把這方氏看中了，心裏邊很有點兒七上八下的胡想，他一面坐在堂上審訊，他背後站著的那個趙必正，見了方氏，又是魂飛天外，方氏一由堂上退了下來，他便在後面跟著，一直把方氏送到牢獄裏邊，把看牢的牢頭以看押方氏的人，都買囑好了，當天夜間，就到了方氏面前通起殷勤來，方氏一聽他說他是知府的舅子，心內估量着這人大有用處，自然想借他的力量，開脫自己的罪名，他本

中華民國廿四年三月廿五日收到

呈 繳

來又是個不正當的婦人，不用說隨時就同趙必正生出那肉體上的關係來了，趙必正遂了慾望，就拍着心口，應承了他的事，准方氏在知府面前說話，設法替他開脫，誰知趙必正乘了個機會，在秀齋面前提起方氏這一案的話，還沒有深說下去，秀齋就隨隨便便的說道，照這個案情看起來，方氏的罪名，實在是逃不了的，可惜方氏長的這麼好的一個婦人，把他辦了重罪，好教人心頭上有點兒捨不得，趙必正聽了這話，大有意思，眉頭一縐，計上心來，隨即說道，這個案子，方氏實在是個冤枉，我也留意細查過了，老爺可以再細細的審訊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，他又是一個柔弱的女人，倘是實在沒有罪過，認了人家告的事實定案，豈不是冤枉殺人，老爺如果要細細的盤問，不妨我明天夜間，一個人也不讓知道，只同看牢的說好，把方氏去了刑具，帶到老爺後書房裏，經老爺逐件的細問，就真是有罪，也不難教他盡情吐出了，這種不濫不阻的話，要是秀齋心內光明正大，雖然說了幾句遊戲話，這時候也當然把臉沉下來，伸斥趙必正一頓，趕了他出去，但秀齋是好色如命的人，一聽這話，正中心懷，口裏邊也沒有回答可否，只是一言不發，好像沒有聽見的一般，趙必正看着是對了心事了，晚間遂暗暗的把方氏引進衙齋，秀齋見了那般女

色，甚麼都忘記了，居然就同方氏成其好事，俗語說的好，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爲，世間的事，無論如何秘密，還有人不知道的嗎，況且這個案子，經秀齋繼續提訊了數次，不獨處處替方氏開脫，還要給江姓族人不便，江姓的族人，自然忿恨不服，連續上訴，又按着這個劣跡，一同把秀齋告下了來，狀子告到巡撫面前，巡撫大爲震怒，立時將秀齋參了一個革職留任，聽候查辦，秀齋得了這個信息，自然慌的手忙脚亂，四處的想法子消滅這個事實，秀齋雖說手腕神速，但是巡撫認真查辦下來，也不免棘手得很，隨後費了許多力量，彌縫解釋，查辦的委員纔呈覆了一個查無實據的查覆，秀齋得了個着即離任調省察看的結果，也真是不容易的了。

第六回

依官勢橫行鄉里
托人情嚴辦土戶

秀齋受了常德府上任這一次查辦，他心裡把府縣官恨到極處，從此再也不想做了，常對人說道，府縣官實在是難做極了，上頭壓着好幾層上司，層層節制，下面靠着無限數的百姓，有一點兒事情，就被萬人指摘，做府縣官的人，前世裏都是木魚子沒有敲穿，前身雖是修行，却沒有能功成緣滿，所以轉世到了人間做官，還是做府縣官，受着萬目所視萬

手所指的罪，所以此次他一由常德任上交卸回來，再也不作重做知府的想法了，立了主意，一定要做道台，但是他這常德府，本來是個署理，在任上又開了這一個查辦，到那裏陞道台去呢，況且湖南全省的大員，沒有一個不知道他這查辦案是實在的，連一個實授知府還沒有人敢保他哩，他這升任補用道的保舉，把他往那一個保案內去擱着呢，要打這個主意自然又是非求財神幫忙不行了，他的主義既經打定，就寫了封信，給他父親，信內無非說他現時要改道班，需若干現款的意思，丁維崧得了他的信，自然又是整萬的銀子照數匯給他，他得了銀子，又輦金入京，極力的四處運動，花了一萬銀子，拜了個某親王的門生，因此又以補用道仍在湖南候補，果然他的手眼通天，不多時就補了湖南督糧道的實缺，他在這種道任上，雖也是風流的事情很多，但礙不着百姓的事，也就沒有人告他去了，並且他的官做大了，就是有那些事，人也不容易知道了，從此他的官運亨通，湖南糧道任滿，隨後就升署廣西按察司，後來又補了實授，實授任滿，又升署廣西藩司，這幾年真是他官運一帆風順的時候，無奈他的官運順，財運却不順了，他這幾年雖是歷任司道，他在任上，確是浪用無度，他每次升缺的運動費，都是由家裏拿了出來，他做官十幾年，不獨

沒有賺錢家去，他家內確賠上不少萬數，又加以他的父親年老，家事都由他的兄弟俊賢照應，況且門戶既高，費用自然增大，因此家用上一天大似一天，而外邊的生意，確又不如從前那樣的獲利，外面雖是聲勢赫赫一個富貴雙全的人家，內裏邊財力的雄厚，實在已不如從前了，不過聲勢既大，外面的呼應，甚為靈動，那外強中乾的現狀，一時還不致露了出來，我聽他家賬房先生張得三，念秀齋家信內那幾句淡于任進的言語，甚麼宦途混雜呀，甚麼宦海茫茫恨不得為老農以沒世呀，就正在這個時候，列位，他這個人也該說宦途混雜嗎，以我所說的他這一番做官的起源，他這一番做官的政績，他也應該說宦海茫茫恨不得老農以沒世嗎，這個言不從心的話，真是教人不懂了，我們鄉下人，不懂得做官的人說話的道理，莫非做官的人，說話同做事，都是應該兩樣的嗎，我聽了他這幾句話，家去心內揣摩了好幾天，常一人自言自語的說道，丁秀齋，丁秀齋，你說你不願意做官，你的祖若父，不是好容易盼到你做官，從前同你家作對的那個胡斌，纔轉過臉來去恭維你家嗎，這還是從前的事，那個時候，我還沒有租你家的田種，有好多事，我耳聞的多，目見的少，及至我租種了你家的田以後，我親眼所見的，你家不是有許多倚勢欺人的事嗎，又不是

中華民國廿四年三月廿五日收到

呈繳

因爲你在外邊做官，又有那種橫行鄉里的舉動嗎，唉，你不做官，你的父親丁維崧，是一個商人，怎們能拿名片到縣衙門裏，送個戶支打板子呢，你的兄弟，是一個無職業的人，怎們能在地方上出入衙門，同地方官說私話呢，你這話不是奇怪到極處嗎，鄉下種田的老頭子，一見了官，都是嚇的同鬼似的，就是對着平常人，見了誰差不多都是應該恭敬的，既沒有勢力，又沒有金錢，誰都可以欺負得的，怎麼一個二品的大員，也羨慕起他來呢，我如今也不管丁秀齋這話的意思，是怎們一會事，我已經將他從前的事情，說了一些，同他的話對照過了，我還要把他在外邊做官，他家內倚勢欺人橫行鄉里的事，數說一二，不獨再行證明他那幾句話的反面，並且也表現我們鄉下的農民，無金錢，無勢力，碰着官宦人家，就被欺壓的甚麼都不如的一種可憐的狀態，當秀齋沒有做官的時候，丁維崧既是多財善賈，那滾滾而來的財源，當然不能把他擱在家裏，不是在外縣的城池裏邊開設他家的綢緞分舖，就是置買房產田產，這些產業之中，田產猶其置買得多，丹徒縣城外附近，固然置買得不少，他開著分舖的外縣，也照樣的在那裏置買起來，說起置買產業這件事情，只要銀錢就手，是一件很容易的事，但也是一件很麻煩的事，這是經過買賣產業的人，

都知道的，價錢的推敲，利息的計算，還不算甚麼，最爲難的，是置買的時候，以及置買下來以後，正價之外，種種的例規，種種的俗例，這樣也來要錢，那樣也來要錢，與這產業上有關係的人，張也來說話，李也來說話，稍微有一點兒枝節理不清白，就得打官事，所以置買產業的事，十件就有九件是不免打官事的，丁維崧雖是挺能幹一個人，任他嘴也會說，事理也看得明白，無奈只有金錢，沒有勢力，那些出賣產業的人，對着這種有錢的買主，自然是例規以外俗例以外還想出法子來要他的錢，他家既在官場中沒有甚麼勢力人情，欺壓不住人家，再遇着那些無賴的賣主，以及鄉下的壞蛋，捕風捉影的找出事來同他胡鬧，他不拿錢出來，就不能安靜，因此人家既打到他的主意，就沒有弄不着他錢的時候，丁維崧明知如此，也是無法，只得把度量放大點兒以求息事，及至秀齋做官以後，就大的反了過來，我記得秀齋做湖南常德府的時候，他家在江北興化縣的鄉下，買了土戶章以禮的稻田三頃，那章以禮本是在鄉下懂得點兒道理的人，他賣田產給人家，甚麼例規俗例所得的錢，他自然會要，丁家也照例給他，這也是置買田產的人家，家家如此，丁家這時候雖有勢力，這個大抵皆然的例子，也是去不了的，無如人到了賣到產業，總是因爲沒

有錢，他那個貪得的心，自然加人一等，只是找出個孔兒來要錢，沒有不惜作理由，向那買主開口索討的，所以前清的時候，江北一帶買賣田產，賣戶常常的向買戶要索種種的使費，甚麼抽豐呀，甚麼找絕呀，都是要索一次不算，還是三次兩次的要索，抽豐之後又抽豐，找絕之後又個絕，賣戶家內死了人，又是甚麼赤脚使費，總而言之，買戶總是常被賣戶囉哩就是了，這個韋以禮既窮到賣田，自然也是想多弄幾個錢的了，又瞧著他的田隣姓鄭的，從前賣田給丁家的時候，弄錢不少，他也做照前例，找着丁家那個管田的說話，要教他轉告他的主人破破鈔，不意這一次丁家這一位管田的，架子很大，韋以禮向他提起這件事來，他簡直的不理，這個韋以禮可急啦，把那些要索使費的手段，甚麼牽他的牛啦，割他田裏長成的稻啦，拿他種田的傢伙啦，一大套的頑意見，一齊都使了出來，他這些舉動的，無非是逼著丁家給他幾個錢的意思，不想韋以禮這回可碰在釘子上了，丁家這位管田的，見他來了這些舉動，却不慌不忙的教了幾個鄉下人來，把韋家來的人，一齊都捆了起來，拿了他主人的名片，直接的往興化縣裏一送，興化縣知縣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把那些鄉下人每人一五一十的打了八百小板子，又硬說韋以禮無故的強收丁家籽粒，蓄意訛詐，

希圖搶劫，打了板子不算，還辦了他一個三年監禁，要是論起理來，這種事在鄉下是常有的，並不算甚麼，丁家時常置買田產，在他家也更是數見不鮮的事情，從前，人家這樣的鬧了前來，既然是給錢，這一次不給錢倒也罷了，也不能這樣的重辦人家，不過現在他的勢力大了，可不講這個理了，但是興化縣不是他家做的，何以代他辦得這樣利害呢，因為這興化知縣龍在田，同丁秀齋是一同大挑出來的，在家內的時候，他們就認識，並且還是換帖，後來丁秀齋分發山東，龍在田分發江蘇，他們還常常的書信往來，這龍在田往興化縣到任的時候，路過鎮江，曾以世姪的名帖去拜過丁維崧，及章以禮這件事情出來，丁維崧又是一封信託他重辦，這位龍太令，自然是賣足這個人情，將章以禮格外從重的辦了一下子，他的人情賣足，這章以禮的苦頭可也吃足了，在丁維崧的意思，是懲一儆百，在章以禮確是無意的以身嘗試，從此丁家是凡他家內田產上的事，誰也不敢惹了，唉，田產上的這麼一件小事，也值得辦人家的罪嗎，但是這一件還不算甚麼，以後就有比這件更利害的出來。

中華民國廿四年三月廿五日收到

呈繳

第七回

積威下佃戶拚命
冰山倒封翁歸天

丹徒縣東門外十五里屠家莊的地方，丁維崧曾在那裏買了兩頃八十二畝稻地，這塊地的形勢，非常的好，緊靠著一座小山的南面，往前約有數十伍的地面上，蓋了數十間小小的房屋，確穀三五戶人家居住，成一個小小的村落，周圍就是三頃一片的稻地，成一塊長方的形式，四周溝渠連續，阡陌縱橫，丁維崧當初只由一個人家手裏買了這三頃之中的兩頃八十二畝；還有那十八畝，是一個小戶人家的，這小戶人家一家大小六七口，只指著這十八畝田度日，這十八畝田的位置，確確又佔住這三頃地的東南角的緊要地方，在這三頃地之中，又最稱肥沃，丁維崧買到那兩頃八十二畝的時候，早就有意要把那十八畝買了過來，但這十八畝地，是那個小戶人家主人徐立仁家傳的祖產，又是他一家度命的血產，他如何肯賣呢，他越不肯賣，丁家越想他賣，好似他那十八畝地攔在那裏，丁家這八十二畝，就被他破了甚麼的一般，丁家想買，還在其次，他是一個富戶人家，田地很多，那裏單單的老把這一塊地攔在心上呢，丁維崧又是一個以買賣起家的人，關於田地上面，不過置買了這塊產業，計算能穀獲利就完了，也不時常備記這個事情，不過租種他這塊地的佃戶

花得祿，確想代他的主人成全這一塊完璧，故屢次向着丁家說，要是把這十八畝地買並過來，於這一塊地上的好處很多，出水的便利，行人的出入，土頭的連接，種種的好處，無非是聳動丁家買並的話，丁家起初還不怎麼樣，日子久了，自然也被他說了活動起來，一心一意的想買並那十八畝地，但是人家一定不賣，也是沒法，于是丁維崧就明教他這個佃戶花得祿，同徐立仁尋事，非要他賣不可，花得祿得了這句話，如同奉了聖旨似的，回到家來，就同徐立仁尋事爭吵，打起架來，鄉下有個規矩，鄰里彼此因事爭吵，沒有個解決的時候，就到附近有聲望的人家長老面前，各訴情理，以憑判斷曲直，但這花得祿硬仗著丁家的勢力，一味的蠻不講理，鄉下那些略有聲望的長老，如何能在他的眼裏，他是湖南糧道家內的佃戶，還怕誰呢，那些鄉下的長者，自然也是敷衍，不敢得罪他，所以十次說理，倒有九次是徐立仁不是，從此徐立仁一家大小，活活的被花得祿攪的不安，這還不算，花得祿又故意挖溝，把徐立仁的田地挖去一塊，徐立仁自然與他鬧了起來，平時花得祿倚勢欺他，已久經恨到極處，這一次氣的忿不顧身，就索性與他拚個死活，兩下一見了面，就扭打在一處，一同進城到丹徒縣衙門叫起冤來，花得祿既同他打官事，就暗暗的在自

己身上做了許多傷痕，一邊打著官事，一邊教他家內的人，赶快給丁家送信，丁家知道了這個事情，秀齋的兄弟丁俊賢，立時到丹徒縣託了一個人情，花得祿不獨釋放回家無事，徐立仁反因毆傷田鄰，打了三百板子，拘押起來，挖田的事情，置諸不問，可憐這徐立仁押了半年，好容易想法子四處求人，纔保釋出來，一個種田的人，那裏經得起這一個官事呢，被那面似閻王的縣官打了一頓，押了幾個月，荒了家內的田務不算，又被那如狼似虎的差役，百端敲詐，用的一身是債，虧空不了，心內想着十八畝田，不賣也不行了，倘若不把這田賣掉，長久住在這裏，以後不定還有甚麼大禍哩，但是不賣給丁家，別人家誰又不敢收買，鄰友親戚，也都勸他赶快遠走免禍的好，這徐立仁就不得不忍著痛，抱著恨，把這十八畝田賣給丁家，隨便丁家賞了幾個價，他便搬到別處去了，他得了田價之後，又是還債，又是搬家，所剩無幾，以後一家六七口，就不能飽食了，從此丁家的威名，自然是不用說，就是他佃戶的花得祿，鄉下人也不敢動正眼瞧他一瞧了，唉，官僚強橫的勢力之下，那裏有窮人過的日子呢，以上的兩件事情，還是秀齋做府道時候的事，以後他升了按察司，藩司，類如此的事，是格外的多了，現在我也說不盡說，但是我前此不是說秀齋

做到藩司以後，他家內暗地裏的財力，倒反不如從前嗎，這時候丁維崧已經是七十多歲的人了，家事不大過問，全賴丁俊賢一人照料，但是丁俊賢一生下來，就在錦繡叢中長大的，他那裏知道稼穡艱難呢，對於一切大小事情，精明的去處，自然比丁維崧差的遠了，加以自從他的乃兄做了府道之後，他又是一個二大人，閱歷學問，雖是沒有，他的官架子，確是十足，事事都是頤指氣使，他家內舖子裏的掌櫃的，鄉村上的管田的，個個摸着他的脾氣，只要當面把他恭維好了，背後甚麼亂子鬧出來，都沒有事，他這樣一來，各處的舖子裏，自然是不賺錢，漸漸的虧空起來，各處的田地，雖是豐年，他得的糧穀，確不及人家多，他家內的用度又一天大過一天，日子久了，當然要入不敷出了，丁維崧是個成家創業的人，雖是年老不問家事，有時候神氣好起來，也查查家內的賬目，那知道不查則已，經他一查，那個入不敷出的情形，自然現了出來，丁維崧到了這個晚年，自己受了一品封典，看着自己的門庭，改換到這個樣子，固然心滿意足，及至一發現家內這個出入的情形，自己不免又大大的恐慌起來，精神清爽的時候，就把家內的情形，詳細的寫了一封信，告訴秀齋一番，秀齋得了父親這封信，心裏計算計算，也有點兒驚慌，想起自己出來

做官以後，用了家內不少萬數，到今天也沒有賺一個錢回去，自己的官雖是做得不小，依舊是沒有多少錢在那裏，兼之三妻四妾的好幾房姨奶奶，兒子生了好多，家內既然這樣，自己在外邊不弄起若干萬數來，將來這個局面如何支持呢，由此就在廣西藩司任上大大的收括起來，吝庫欸，賣官缺，種種的事情，都做了出來，他既這樣的貪贓，外邊自然有些風聲了，廣西巡撫雖是同他極好，但是日子久了，京內的御史，也有知道的了，又因這個時候的兩廣總督，是一個狠利害的人，秀齋從前拜門的那個親王，又失了政權，因此他這個藩司還沒有到滿任的時候，就被人參奏，來了一個奉旨革職，所有財產，著地方官就近查抄，這個大禍從天上降了下來，秀齋幾乎沒有丟了性命，所幸就是秀齋還有些手段，外邊交情也廣，援救他的人多，事後彌縫的好，財產雖然被抄，到了結局，也沒有甚麼入官，自己僅僅的得了個革職永不許用的處分，丁維崧起初得了這個信息，嚇的全身麻木，不省人事，從此就得起病來，不到二年，就跨鶴西去了，秀齋既被革職，放歸田里，暫時自然是沒有開覆的希望，不到二年，又是丁艱，從此就長住在家，不能遠出了，他住在家內，雖是一個廢員，他的聲勢，依舊存在，仍不失為富貴人家，他終日的仍然姬妾滿前，

朝弦暮管，驕奢淫逸，還是同他從前在任上的一樣，他的兄弟丁俊賢，雖也知道家財不比從前，但他那個二大人的官架子，依然是不能小的，他父親一去世，他也學著乃兄的風流，娶了幾個姨太太，從此家事益發不能用他的全副精神去過問了，財源日漸乾涸，人口日漸衆多，家用浩繁，那個金錢不足用的現象，就暴露出來，開設在外縣各處的綢緞舖子，又紛紛的閉息，秀齋在家閑居十年，不過五十多歲，還不到花甲之年，但他聲色的嗜好，也太利害，因為受了點兒風寒，得了個病症，不上幾個月，就故去了，此後就漸漸的見出門庭蕭索的氣象來，丁俊賢既沒有經營生產的本事，秀齋那些小老婆生的兒子，更是不知這金錢的來處，家道雖是虧空，他們還是在外邊做闊少，自此以後，他家也就無話可說，不過就是那些子弟，老實的在家內坐食，不肖的外邊浮蕩，及至丁俊賢去世以後，這裕豐綢緞舖子，早就倒閉，各處的田地，漸漸的變賣不少，到了現在，他家從前那所廣大的住宅，以及後邊蓋造的花園，全都賣給別的人家了，我現時每次進城，常常的走他家從前的那個門外經過，每每的歎息人事滄桑，實在是可怕得狠，又歎息我們中國的人民，當着貧窮的時候，百般的經營想發財，發了財之後，又看着自己有富無貴，不免受鄉黨的欺侮，

又百計營求的教子孫去做官，子孫一做了官之後，就一味的驕奢淫逸，不獨把先人創業成家的辛苦，不放在心頭，連先人發跡的本源，都忘記了，其結果只落得家業消亡，子孫零落，就如丁家這數十年的富貴，一現曇花，可也算是世人的前半之鑒了，我想起秀齋恨不得爲老農以沒世的話，又記起他家那個聲勢赫赫的形狀來，我當年聽著那幾句話之後，擱在心裡，揣摩了多少日子，後來請教幾個讀書的人，人家都對我說道，你聽這個哩，這是做官人的口頭禪，這話在他嘴內，不過隨便說說，並且有時候還是說着發牢騷的哪，人家說官場的官話，門面話，這就是他們說話的多少種數之中的一種哩，我聽了他們老夫子的這種解釋，以後我也就明白做官的人說話，大概嘴裏同心異都是不一致的了。

第八回

浪子回頭變成賊子
英雄有膽結幫稱雄

如今我爲丁秀齋那幾句話，我已經把他一生的事蹟說完了，我本是個鄉下人，我的心思，當然是愚笨不過的了，丁秀齋那家信上隨便寫的幾句話，我也揣摩了好幾天，也值得把他一生的事蹟說出來，給他對照，對照之後，又經了讀書人的解釋，我纔明白是凡做官的人都是這樣說話，但是我的心思是愚笨，我的身體是結實，人家那樣富貴的人，五十幾

歲死了的，六七十歲死了的，我年歲雖老，確是不死，光陰迅速，我這個老朽，以這勞苦餘生，確眼見大清帝國退位，中華民國成立，我今日還記得革命的那一年，外邊是何等的熱鬧，紛紛的軍隊，往河北去打仗，要把皇帝打倒，紛紛的紳士百姓，把那知縣官趕跑，舉起甚麼民政長來，問地方上的事，那時候我也歡喜，聽著人家說，改了民國，人人都是平等，沒有甚麼貴賤尊卑了，人人自由，不受甚麼官府的欺壓了，我想我們鄉下人，也可以從此不受人家的欺負了，那知道民國成立之後，官府仍然利害的狠，小百姓有到事情，還是要拉着去打板子，知縣官出來，還是威武的了不得，還是一樣尊嚴無比，日子久了，這些事我也不去聽他了，我還是在鄉下種我的田，過我的窮日子，不過我那個脾氣，到老不改，我一到了城裏，有點兒工夫，還是喜歡聽那些老夫子講話談天，有時候我也找着一兩個不討厭的老先生，攀著他同我談談，我記得民國三年的夏天，我到城裏有事，事完之後，我就去找城裏的楊老夫子，他是前清的一個廩貢生，他平時睡著我，是時常同我談天的，我找他的時候，他確好在家，他同我談了幾句，我便問他道，這幾天有甚麼新聞嗎，他回說道，沒有甚麼新聞，我說老夫子常常的看報，怎麼不說點兒新聞給我聽聽呢，他回

說道，報上嗎，這幾天我也沒有去看他甚麼新聞，要我說，實在沒有，我今天早晌，只看了淮北鎮守使夏冠文的一個電報，我問道，他電報上說甚麼呢，楊老夫子道，他這個電報，是報告一個地方土匪肅清；以前那個地方被土匪盤踞城池的時候，縣知事事前就跑了，現在他把土匪打退，他從權委了一個人，暫且清理民事，等到巡按使派新知守事到任，他派的那個人再行交代，他上邊幾句要緊的話，就是甚麼冠文一介武夫，責在守土，擾攘之秋，固應戡亂，而劫灰之後，尤應安民，楊老夫子念了這幾句電文，並且還講解了一遍，我一聽這幾句話，我立時又懷疑起來，我因爲天色快晚，我便辭了楊老夫子，起身回家，一路上想道，唉，夏冠文這小子，也會說守土安民戡亂的話了，不獨會說，而且會做，這真是更奇怪了，別人我不知道，他我不知道嗎，他從小在外邊流蕩，長大之後，做强盜，做土匪，做了多少年，一個大字不識，除了殺人放火而外，一點兒別的本事沒有，我因此想起他的事實來，又要數說數說，教世人來品論品論他這一個大人物了，說起夏冠文這個人來，話也甚長，他父親夏恒福，祖居丹徒縣城外夏家莊，家內薄有田產，租給人家耕種，夏恒福自己確到江北苗家鎮一個小小的地方開了個牲畜行，也做些別的零碎買賣，夏冠

文自幼小時候，就沒有念書，十一二歲，就跟著他父親，江南江北的時常往來，到了十五歲上，就漸漸的不聽他父親的管教，他父親有一天因爲一點事情，打了他一頓，他一賭氣，就跑的不知去向了，一氣有五六年沒有回來，他家內的父母，先還以爲他賭氣跑了，不久總是要回來的，誰知越盼望回來，他越不回來，日子久了，也就絕了望想，以爲他不是死掉，就是流落的不知去向了，找他也沒處去找，只好託那隣里親戚之中，有出外去的，請人家隨處留意，如果看見他，教他回來就是了，他父親往來江南江北的時候，路上也順便留心，此外再也沒有別的法子了，不想他跑出去七年之後，忽然的的同著他京內的一個街房由上海回來了，他十五歲就不見了的，出去七八年回來，自然是長大成人了，回來的時候，確在九月初，他身上穿了一個外國青素緞子的夾袍子，天青緞的夾馬褂，裏邊上身穿了一件青小夾襖，當胸一排的白布鈕扣兒，兩臂的袖口，確確齊到手脖子，也是一袖口兒上，有一排白鈕扣，把手兒扣得緊緊的，下身青布袴子，脚上穿一雙月白花鞋，頭上的小辮兒，上半截鬆著，用刨花水刷的光亮亮的，下半截打著辮兒，夾著一大辮兒挺粗的青絲綫，這樣打扮的人，我們村莊上，簡直的有許多人沒有見過，見著他，都對着他愣瞧

，他在家內待了不到幾天，同一個街房家的一個小夥兒，有點事情彼此爭吵起來，打了一架，人家確沒有打得過他，被他撩在地下，從腰裏拿出一把五六寸長雪亮的小刀子來，在人家小腿肚上，戳了好幾下子，戳的鮮血直流，嘴裏邊還說道，我不瞧你老子的面上，今天就把你殺了；他這個事情一做了出來，人家說他是入了幫的人，恐怕做過強盜了，他父親也生氣的狠，要到外邊找幾個人把他捆起來，狠狠的處治他一下子，不然就拿刀把他殺死，他經他父親這一發氣，又跑的不知去向了，他在家這幾天，誰也沒有問他詳細，他在外邊幾年，是幹甚麼的，誰也不知道他十五六歲一個小孩子，怎麼在外邊就能混長到這麼大，一錢沒有，怎麼就能混到飯吃，他走之後，人家問那個同他由上海回來街房道，你同他一陣回來，你們在一塊兒好多天，總知道他前幾年在外邊是怎麼混的了，那個街房蘇壽田，確回答道，他也不過略略的對我說了一說，也不十分詳細，總要他高起興來，他纔說，他不高興，怎麼問他，他也不說的，可以我知道的，也就是一個大概，並且也約略的狠哩，夏冠文自從第二次跑了出去，也是幾年沒有信息，有人向着蘇壽田問起他從逃跑到外邊這一段故事來，蘇壽田便對人家說，他從小的時候兒，隨着他父親，常往來江南江北

，他因此同鎮江碼頭貨船上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夥計，名字叫著侯小四的，認識起來，他們談的極其投機，他早想同著侯小四到甚麼上海蘇州的地方去玩耍一回，因為手裏沒有錢，雖是常常想着同侯小四一塊兒走，總是沒有商議妥當，他跑去的那一年，侯小四不知道爲著甚麼事情，人家貨船上不要他了，夏冠文確在那個時候，同他父親由江北回家，在鎮江碼頭上，碰着了侯小四，他們自然聚在一塊兒，談起心來，他心內狠躁急侯小四窮的沒有飯吃，又狠喜歡侯小四無拘無束，沒有事的時候，可以隨便找他頑耍了，因此就偷了他父親兩吊大錢，送了侯小四，教他留着度日，他父親不見了錢，知道一定是偷的，打了他一頓，他心內一氣悶，等到晚晌，他父親出去的時候，他就乘著這個機會，又偷了他父親五塊錢，找着侯小四，兩個人就在夜間搭了輪船，一同跑到上海，到一個亂七八糟的小客棧內住了下來，不到三天，身邊幾個錢又化完了，人家棧房裏要不給他們飯吃了，這時候想甚麼法兒呢，恰巧侯小四在上海認識一個拉車的。這拉車的知道他們不得了，也是沒法子代他們找混飯吃的去處，經侯小四苦苦哀求，這拉車的實在無法，心內想着教他們拉車吧，侯小四還可行的了，夏冠文纔十五歲，怎麼能拉車呢，想了半天的法子，沒有主意，只

中華民國廿四年三月廿五日收到

呈繳

好給他們兩個人介紹了個師傅，教他們拜給人家做徒弟，喇，這個師傅他們教幹甚麼的呢，每天不教他們別的，就教他們在人羣裏邊攢空兒，練習眼尖手快，他們也很聰明，不要多少日子，竟學會了，人家衣袋裏邊的洋錢鈔票，以及甚麼貴重的物件，居然伸手可得，他們在上海從此就舒服起來，無論白天晚間，盡在熱鬧的地方閒逛，身上的穿着，也很整齊，吃的都是好酒菜，到了夜間路廣人稀以後，他們便到師傅家內，把所得的東西，呈到師傅面前，他們的師傅除却自己取了收起的以外，也分給他們一些，他們吃完夜飯，一覺就睡到過午，起來吃完飯就出去，揀熱鬧地方逛去，如此一天一天的幹去，倒也得意的狠，不想幹了幾月，冠文到底年歲還小，有一次因為攫取人家一只金錶，不知道怎的一時手脚不快，被人家抓住了，送到巡捕房內去，坐了好多時的監牢，到了出來之後，他看見街上到處又掛着他的像片，旁邊寫的字，他雖不認識，不知道寫的是些甚麼的文章，但是他也知道掛他像片的那個地方，都是掛的扒手絡賊，是教路上行人留意的意思，他看見了，知道他們到處有人要注意他，那個舊營業，是不好幹了，但是不幹這個，又幹甚麼去呢，只好先去找一找師傅，問他有甚麼主意，可有別的存身的法兒沒有，到了他師傅從前住的

那個地方，他師傅又不在那裏了，不知道搬到甚麼地方去了，師傅既找不着，侯小四也是沒有見面，並且也沒有地方找去，自己一個人在幾處僻靜的地方踱來踱去，一個熟人找不着，舉目無親，肚子餓了好久，沒有一口飯吃，四處的亂走，好容易纔碰到當初代他們介紹師傅的那個拉車的人，問了一問，也不知道他師傅的去向，又說了好多的話，纔借了兩毛小洋，吃了一頓飯，還剩了一毛錢，就去找了個小棧房住下，到了晚晌，一個人坐在一間小破房子裏面，實在無聊的狠，又住了多時的監牢，許久不看見馬路上的熱鬧，不免到馬路上逛逛去，無意中確碰著了侯小四，他們兩個好朋友，分別了多時，自然有些別後的事情彼此暢談，走到一個小茶館內，沏了一壺茶，兩下談說起來，談到要緊的去處，侯小四道，不要在這裏說了，我們走吧，站起身來，給了茶錢，同冠文走了半天，左一灣，右一曲，走到一處地方，也是一個小小的客棧，走進一個僻靜的房間內，關起門來，侯小四對他說道，自從你入了監牢以後，我們一塊兒的師兄師弟，犯了案子，關到牢裏去的不少，不上兩個月，師傅面前就剩了一兩個人，師傅看着這上海碼頭，不能久待，就帶了兩個人，往天津去了，臨走的時候，本要帶着我去，我因為你在此地住在牢裏，沒有出來，倘

若我走之後，你就出來，你到那裏找個熟人去呢，我又不願意往北邊的地方去，所以沒有跟著師傅同走，我一個人在此地，仍舊大著胆子，還幹我這個營生，近時有好幾次沒有被人家抓著，一次晚晌，我在四馬路，看見一個人在洋貨舖裏買東西，看見他身邊有幾百元的鈔票，我便等他買過東西以後，乘他出門上車的時候，我便挨到他的身邊，一伸手沒有拿到，那人就覺發了，抬起手來，就要抓我，被我反過來，說他誤賴好人，同他吵了一頓，這倒是錢沒有到手的好處，倘是到手，當時就怕要到巡捕房裏去了，嗣後又有兩次，也是險的狠，差點兒，也就同你一樣了，我幹著這個事，覺得不甚痛快，這樣毛手毛脚的，有甚麼意味呢，前天小九頭豹子的徒弟溫常勝，從江北來，我碰見他，問他近來幹甚麼，他說他現在在江北一帶，仗着他師傅的字號，販賣私貨，要是遇着本錢短少的時候，也做一兩件買賣，我問他做甚麼買賣，他說這個你也不懂了，不是裝嗎，我現在一塊兒的師兄弟，有十來個，我也收了兩個徒弟，他們的本事都不錯，可惜沒有多少洋鎊，遇着官兵追下來的時候，覺着有點兒軟弱，這也沒有甚麼，我們有的是單刀，對着面我們砍就是了，我聽了他這一番話，倒是男子漢幹的事情，比這個偷偷摸摸的痛快的多，你看怎麼樣，

冠文答道，這個事情，再好沒有，人生在世，砍了腦袋，不過碗大個疤痕，有甚麼大不了，至多二十年，轉世又是一條好漢了，我現在心裏也是膩煩這個，專門在人空兒裏幹生活，有甚麼意思，要像你剛纔所說的，這一番話，一槍一刀的幹去，有多麼痛快，我今天遇着你，你既這樣說，咱們從此就不幹那個，你看好不好，侯小四說道好，

第九回

洋場十里流氓背娘舅
平地一聲土匪當團長

夏冠文這時纔十六歲，就說這樣兇狠的話，也真算是利害，他們兩人談了多時，冠文又說道我們現在不幹這個，可有別的幹嗎，要是溫常勝在這裏，我們就同他拜個把子，將來我們也拜給他師傅做徒弟我們就找他入夥去，你看怎麼樣，侯小四道，現在不行，他前天已經回江北去了，冠文道，我們不會到江北去找他去嗎，侯小四道，找他們也不好找，他到處做買賣，沒有定准的地方，他臨走的時候，他說他到揚州走一走，不定幾天還來哩，我們先在這裏等等他，等他來了，我同他商議妥當，我們再走，冠文道，他沒有來以前，我們還在這裏幹這個不成，要幹你一人幹去，我是不幹的了，我不怕你說我胆小，坐了這一次牢，就不敢再幹了，其實我是甚麼也不怕，因為幹這個偷摸的活兒，實在不痛快，

犯了官事去坐牢，更是膩煩死人，要是我們幹起來，是一鎗一刀的幹，死也是一鎗一刀的死，死活都落著痛快，不過我現在一個大錢也沒有，也不認識溫常勝，不然，我明天就離這裏到揚州去找他了，侯小四道，你先不用躁急，要走我們一塊兒走，你沒有錢，我還有錢哪，但是現在去找他，怕的是空跑一次，反正他是要來的，等他來的時候，我們跟著他走也不遲，我現在有一個主意你幹不幹，冠文道，甚麼事，你先說吧，反正是痛快的事，我沒有不幹的，侯小四道，我這個主意，不是鬼鬼祟祟的在大馬路四馬路幹，我是要到別的路上揀那些僻靜的地方，到了夜間，碰到單身人行走，或是單獨的洋車行走，路旁沒有人，咱們就幹他一下子，來一個痛快，你看好不好，冠文道，在別的路上，雖是有僻靜的去處，但是要行路劫，是不成的，咱們手裏沒有傢伙，倘是人家一嚷出聲，有人聽見了，咱們還得要往別處跑，十個買賣，總難得有六七個成功，侯小四道，你不知道，這不叫做路劫，這種事情，上海早經有人做開了，不過一個人不成，總得要兩個人，三個人也好，這個買賣，倒不用手槍，不用單刀，只須一把小刀子，掖在腰裏，手裏只用一塊布做成了的布套，遇到單身走道的人，就走到他背後，把這布套對着他頭上一套，背起就走，他嘴

裏要叫也叫不出來，背到沒有人的去處，把他放下來，拔出小刀子來，對着他小腿戳他幾下，他身上所有的衣服銀錢，我們自然拿個痛快，這是遇到衣帽整齊的人這樣辦法，如果遇著拉空洋車的，把他的車騙了停下來，一人上去把他背起，跑到野外，扔下就走，一個人就把他的車子拉去，倘若車上坐著有人，一人上前在地下伸出腳來，把車夫絆倒，一人上去把坐車的背走，照上面的辦法，既能得著車子，又能得衣服銀錢，這個事情，你同我幹不同我幹，你年歲輕，氣力小點兒，背人是我的事，拉車拿東西是你的事，你看如何，冠文道，這事倒有點兒意思，咱們就這們幹，于是第二天他們就預備了些應用的東西，第三天就照他們預先計議的實行去了，幹了不久，有一天的夜間，侯小四背了一個衣帽很好的人，跑到他們預定的地方，放下人來，正在搜剝衣物將完的時候，不意來了三個人，也是同他們同道的，那天買賣不好，看見侯小四一個人，同着一個年歲很輕的，就想奪他這宗買賣，三個人一齊擁了上來，把他們兩個人揪住，按倒在地，向他們的小腿肚上每人奉敬了幾刀，把所得的衣物，全行搶去了，他們兩個人吃了這個苦之後，纔知道上海幹這個的人，也有一個幫的，侯小四雖知道這們幹，確沒有投過師傅，入過幫，所有的暗號啞謎

，一概不懂，遇見了同行的，不會講行家話，所以吃了這個釘子，這也是他們年輕，不知道投師的緣故，他們息了幾天，溫常勝到了上海，他們就結交了溫常勝，同他一塊兒到江北去了，夏冠文同侯小四既隨着溫常勝到了江北，就由溫常勝介紹，拜給小九頭豹子尤三做了徒弟，從此就入了溫常勝一夥，在長江一帶販賣私貨，是凡違禁的生意，他們沒有不做，夏冠文從小生死不怕，這一來胆子格外的大，遇着官兵追拿他的私貨的時候，他便奮勇當先，同官兵打仗，到了十九歲二十歲上，也練得一點武藝，洋鎗又打的挺准，因此就很有點兒聲名，同夥的送他一個外號，叫小小九頭豹子，既因為他是小九頭豹子的徒弟，又因為他的胆量在小九頭豹子的徒弟之中，再也沒有勝過他的了，當初小九頭豹子在少年的時候，那個勇猛利害不怕死的神氣，差不多同他一樣，所以送他這個外號，他從此就得意的了不得，殺起人來，眼珠兒轉都不轉一下子，他的兩隻腿，又跑的挺快，一天能走二三百里地，那些官兵之中的小武官，有善于拿匪同他結下讐來的，他只要探聽到這人要單身到甚麼地方去，他便在人家走的那條道上，找個僻靜的地方等着，不碰着，算是那人的福命好，要是碰到，他把人家就便殺了，附近挖個坑埋了下去，他便跑到二百里以外的地

方去了，他同類之中，他所一心要殺的人，更是不問在甚麼地方，碰着就殺，殺了就埋，因此他的威名不獨駕乎溫常勝之上，長江一帶盜匪之中的小頭目，被他庄下去的，實在不少，小九頭豹子看他有這個胆量，有這樣本事，便教他領了幾隻船，在長江一帶獨自販賣起私貨來，他又格外的抖起威風，在各地地方時常的順便做些搶劫的買賣，他二十一歲的那一年，由江南賣貨回頭，在揚州大嫖大賭了一場，花去不少錢，自己既脫了資本，又沒有錢報效他的師傅，就在江北九里溝地方做了姓沙的人家一件買賣，得有一萬多元的金錢手飾，又刀傷五條人命，因此揚州府的東台縣，高郵州，興化縣互派馬步快頭，並知會水陸各營，協同嚴拿，他的人影兒，到處有人留意，他的貨船，到處被官兵追捕，他江北存身不得，私貨又販不出來，他便單身一人又跑到上海，住在租界上的棧房內，略為躲避躲避，等到捕拿的風勢過去點兒，回去再幹，他在上海不多日子，又認識了多少流氓，整天的茶館，酒市，鴉片烟館，賭錢場，以及各種亂七八糟的地方，無處沒有他的足跡，他同那一羣流氓，又勾結在一塊兒，到處敲竹槓，做翻戲，無論是中國的地面，是外國的租界，做了多少不法的事情，上海縣衙門裏，有他好幾件案子，不是藉端詐騙，就是誣賴奸賭，

上海縣屢次飭差役嚴拿，無奈他的住址既沒有一定，他的消息又狠靈通，所以拿了許多日子，他還是逍遙法外，但是太長久了，總不免有被人家拿獲的一天，他心內也漸漸的想離上海這個地方了，正在他要走的時候，無意之中在茶館內確確見了蘇壽田，他十五歲出去，長到二十一歲，身段又大，樣兒又改變了許多，蘇壽田確不認得他了，他倒還認得蘇壽田，他便到蘇壽田面前請教了一番，兩下就談起家鄉的事來，談說了多時，蘇壽田就提起他的父母自從他逃走之後，怎麼思念他，怎麼託人四處找他的話，說給他聽，他聽着蘇壽田那一番話，心裏頭也想回家去看看，蘇壽田便又勸他道，人生在世，總是以孝順父母為主，若對着父母沒有一點兒孝道，不任幹甚麼，菩薩總是不保佑的，你在幾年前，年歲太小，不懂得甚麼，還可以隨便，現在你在外邊這好多年，人也長大了，事情也見的多了，自然比從前懂一些道理，你不能只圖你自己在外邊找到飯吃，找到錢花，一味的快樂，就把家內的父母都忘記了，我的鴨毛雞蛋差不多快賣完了，依我說，你也跟着我回家去看一看，免得你的娘提起你來就哭，你不看別的，你就在你的娘身上想一想，他好容易把你撫養到十五歲，你一跑去就不見他的面，教他想到你就傷心，你也對得起他嗎，他聽着蘇

壽田這一說，他當時良心發現，就想回去看看他的母親，又因爲要離去上海，躲一躲避官事，因此他就一口允了蘇壽田，同他一塊兒回家，蘇壽田看他那個樣兒，只疑惑他在上海不是做洋車頭，就是在船碼頭上當甚麼夫頭心內想說，這孩子真有用處，十五歲出來，居然能混到飯吃，長到這麼大，看他身上雖是一身流氓打扮，但是衣服總是很好的衣料做的，以爲他總是很賺了幾個錢的了，他那裏知道他有江南江北的這一段故事呢，他要是當時知道他是這樣的人，他早嚇的不敢同他在一塊兒說話了，後來還是在上海臨要動身回來的時候，他請蘇壽田吃飯，他喝酒喝醉了，晚晌在一個房間內睡覺，說出來的，把一個蘇壽田嚇的舌頭伸了出來，縮不進去，幸而是第三天就同他一塊兒回來了，不然，蘇壽田在上海還要設法躲避他，不敢和他說話哩，他們回到家鄉以後，他這一番話，蘇壽田對誰也沒有敢說，等到夏冠文第二次逃跑出去，人家問他，一定要他說，他纔說出來的，夏冠文第一次回來，被他父親發狠要殺他，他又第二次跑出去之後，鄉下的左隣右舍，總知道他是一個江湖的盜匪，人家閒着的時候，雖也談論談論他，但是日子一久也沒有人說了，我的住家，同他家住的村子，又隔着好多里地，以後更不知道他的音信了，一氣過了八九年，

武漢革命，不到幾個月，南京就舉出大總統，組織起中華民國的政府來，我們鄉下雖是消息不靈通，也知道有個姓孫的做了中華民國的大總統了，這個消息傳的還沒有正確，忽然就聽說，夏冠文在南京甚麼北伐軍的總司令部下當了團長了，這個團長的職位，同前清的統領一樣大，現在他家內突然的熱鬧起來，有好多護兵馬弁，到他家內，迎接老太爺，老太太，到南京公館裏去哩，我聽着這話，立時嚇了一跳怎麼他一個盜匪，平空的就做了很大的武官呢，他這七八年之中，出去一點兒音信都沒有，莫非他那年第二次離家之後，改邪歸正，不做盜匪，投身到軍營裏去，這一次因為軍功升上來的嗎，我心中不過這樣的想想，那裏去知道他的事實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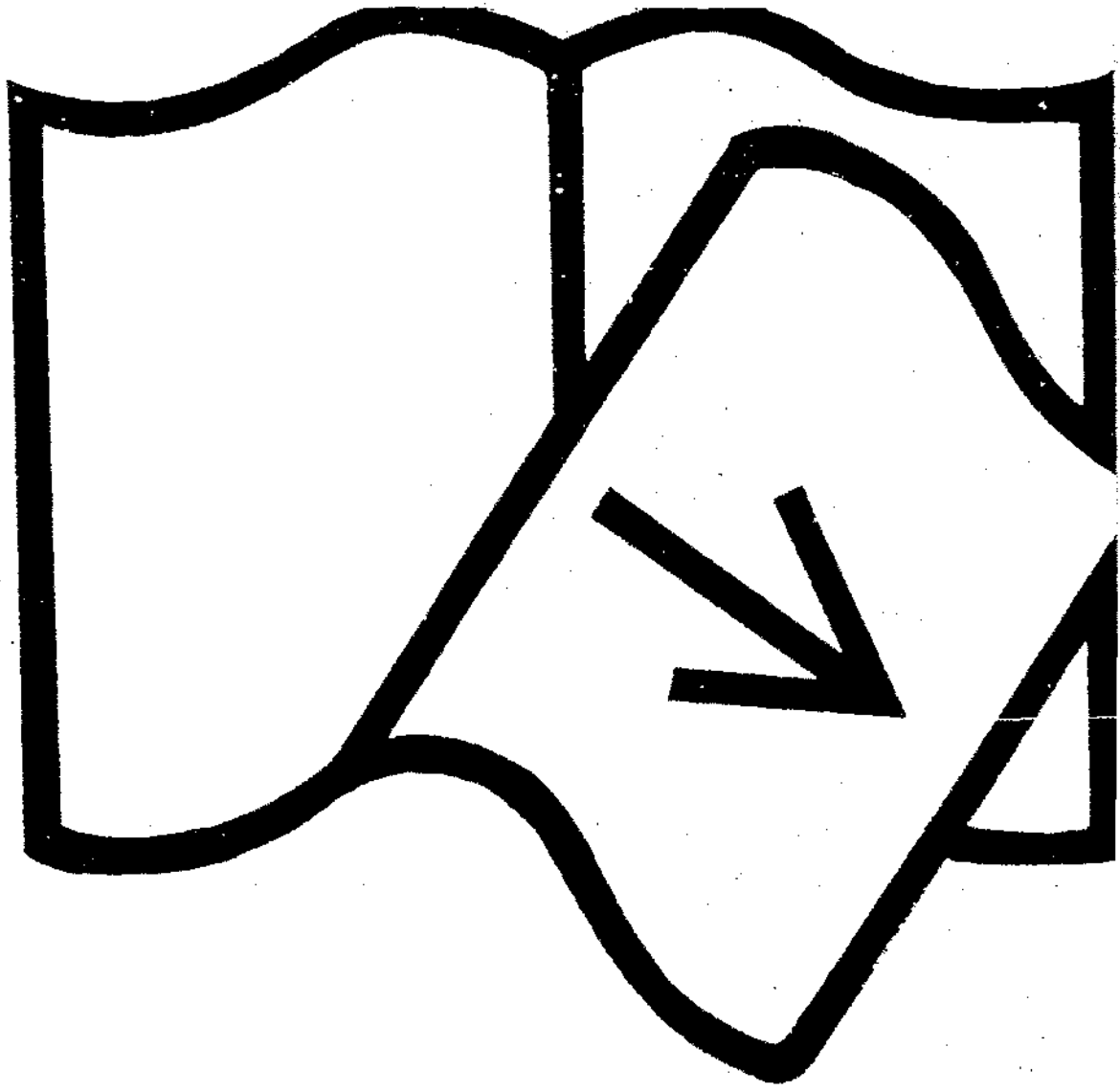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回 地獄無門豺狼短氣
青雲得路鷄狗皆仙

過了幾天，蘇壽田因為有事到我們莊上來，我一見了他，心內喜歡極了，立時就招呼他道，蘇大哥，你來的好極了，我正要找你談談，聽聽你的新聞，蘇壽田道，你要聽我甚麼新聞呢，說着話便隨我到家裏來，我便煖了一壺酒，同他談起夏冠文的事來，我問他道，你家那位街房，現在鬧起來了，你可知道他怎麼立時就這樣鬧呢，蘇壽田道，我那裏知

道，我也不過聽人傳說罷了，我說道，大概是那一年出去就投身到軍營裏邊去，這回對革命軍立功，纔把他擢升上來的了，蘇壽田說道，他那年出去，那裏就去投軍呢，如果他改邪歸正，投到軍營裏去，他還能不給他家來信嗎，我們還能不知道嗎，大概投軍也須投過一次，不過他那個投軍，名目是在軍營裏邊，暗地裏還是做强盜罷了，我說道，照你這樣說來，難道一個盜匪，立時就做這大的武官不成，蘇壽田道，可不是呢，從前他沒有當著團長，沒有信家來的時候，他的事我一點兒不知道，他闊起來以後，我纔打聽出來，他那年第二次出去之後，他仍然到了江北，找了他的師傅小九頭豹子，要了幾隻船，又在長江內河各處的地方販起私貨，做起打家劫舍的事來，做了許多日子，各處自然出的案子不少，各地方官又出了公事，派出馬步快班來拿他，他仗着他的胆子大，這回可不往上海跑了，他還是做他的買賣，那些馬步快班，他簡直沒有把他們放在眼睛內，官兵他也不是怕，不想他有一次在如皋縣城內，晚間無事，獨自一個人到鴉片烟館子裏抽鴉片烟，腰間只插了兩枝手槍，袴管子裏一邊插了一把小刀子，因為那如皋縣是一個大城鎮，不便帶著長柄伙傢，只好這樣一個人逕自跑到鴉片烟館裏去了，剛一進烟館的門，好像有一個熟人對着

他聽了一聽，他以為是他的朋友，也沒有留意，並且也沒心招呼，看見那個人往後邊小解的地方去了，他到了屋內，躺在炕上，就抽起烟來，剛剛抽了兩口，就看見剛纔聽他的那個熟人，走到他面前來招呼他，他立起身來還了禮，對着那人細細一瞧，確是他幾年前的一个舊朋友，那人對着他又拱了一拱手道，我剛纔看見尊駕進來，就要過來招呼，因為我們沒有見面的日子太多了，不敢十分認准，及至我出去解過手進來，過細一看，確是尊駕無疑，自己不嫌冒失，就過來了，冠文道，我們是老朋友了，不必客氣，請躺下來抽烟吧，那人也不推辭，躺下身來，就同冠文對面一口一口的抽起煙來，兩邊各抽了幾口，談些近來江湖上的事情，越談越對勁兒，正在談到興高采烈的時候，兩人都立起身來調邊，冠文的煙正抽上勁頭兒，到了那邊，躺下去就拿起杆兒燒煙了，那人確來得遲慢的很，冠文躺下來，已經燒好了一口烟，裝到斗上，那人還在那邊坐着，冠文舉起槍來，對着火剛抽了一口，那人突然的走上前來，一把將冠文按住，口內嚷道，大家進來吧，盜犯在這裏哩，冠文一聽勢頭不好，扔下烟槍，翻起身來，同那人扭在一處，那人的氣力也正不弱，任冠文怎樣掙扎，總沒有讓他兩隻手趁到機會能取出他腰內的手槍來，再加以那人一嚷，立

時外面進來了八九個精強力壯的人，拿著單刀鐵尺，一齊擁了上來，幫著那人把冠文捆了個結實，押著就走，冠文既被如臯縣的馬步快頭捉了去，接連過了幾堂，問了他好幾處的搶案他都一一承認，當然把他釘了鐐靠，監禁起來，等待行文定罪，他自己也知道不想法子，不獨這個牢門不用打算出去，自己的腦袋也保不住了，他就在出入牢門過堂的時候，步步留心，有一天却被他檢到一塊小沙石，他便收了起來，先把腳上的鐐索揀那好磨的地方，一天一天的磨起來，磨到差不多，可以使手扭斷的時候，他又處處留心，把那個監牢院裡的方向認熟，就在夜間，把鐐索銼斷，越了監牢出來，由僻的地方，找出城的去處，因為他會下水，就跑到城池的水關旁邊，跳下水去，由水底下攢了出城，爬上岸去，撒開兩腿，一直下去，就跑了百十多里地，找到一個朋友家內，剃了頭，換了衣服，就往揚州跑去，確好他的師傅小九頭豹子尤三也在揚州，他便向他師傅討了些川資，跑到九江，投在長江水師營管帶申錫藩部下，當了一個頭目，不多時，又升了哨長，居然也帶起砲船來，那申錫藩本來也是太湖裏一個強盜，他做官以後，雖說是改邪歸正，不管舊業，但是他的部下，在外邊還是有不正當的行爲，他明明曉得，只裝着不知道，倘是搶劫到貴重物品



缺 **64** — ? 页